

墨子卷五之六

止

五

墨子卷之五

卷六同

非攻上第十七



沛五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
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
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
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
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
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
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
辜人也抱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

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
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
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
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
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
罪矣若以此說師五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
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
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
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從而譽之謂之
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

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
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
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
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
從而譽謂之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
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
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

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
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
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
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
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
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
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
住而靡弊腑冷不及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
戈劍乘車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及者不可
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

沛五

二

唯毋
知住
勝數
住

唯毋

唯毋

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

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
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
國虛數於千不勝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
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
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
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
務者也飾攻戰者也言南則荆吳之王北則
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
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
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

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為也。荀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為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夫國，亦弗之從而

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一不著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士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故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

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
百里而舍馬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
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比而
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
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
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群
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急於教遂築姑
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具有離罷之心
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
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

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
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
速故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
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
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
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
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
從之趙氏夕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
將何及乎是以三王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
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

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神五

五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

下之愚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
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
同養者義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
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
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
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
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
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
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
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

此語多
李華六
卷三

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
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愚富之
人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
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
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
必皆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
仁於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
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
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牲燔潰其祖廟勁
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

闔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為下又況
先列北撓乎哉罪死無殺以譚其衆夫無兼
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
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
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
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殺之
神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
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
夫殺之人為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為周
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

而五

六

此衍一神字 雖下文程一人句是文陸文存以此為二星

利字祀 為不利人也

譚
夫無
利天乎

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卒不利和威不圍。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强。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紉。則

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天與其車
馬之罷弊也慢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
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
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糧食不繼饑餓食飲之時
厠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
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
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
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
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
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

沛五

七

序疏

傷性

作備重押

困之生志兒

單用健子

似二程失其

全飲之時

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
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罰之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水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

身若瑾以侍搃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
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
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
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至桀天有駘命
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
十夕餘乃命湯於鑿宮用受夏之大命夏桀
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
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
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
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

有脫

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
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
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
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
失時兼夜中十日雨王于薄九鼎遷止婦妖
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
道王兄自縱也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
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緣圖地
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沉漬殷紂
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

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
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
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
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
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
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
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緊
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
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
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

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為馬，然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

沛五

九

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
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
之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
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
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
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
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
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
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
臣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

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五

墨子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
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
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便

第五

十

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
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為衣裳何以為冬
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為衣裳之道冬加溫夏
加清者其組不加者去之其為宮室何以為
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其

組不加者去之其為甲盾五兵何以為以圍
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
無有^者不勝是故聖人作為甲盾五兵凡為甲
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組不加者
去之其為舟車何以為車以行陵陸舟以行
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為舟車之道加輕以
利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為此物也無加
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
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
衾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

不難故孰為難倍唯人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母處家女子年十五母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故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歛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母

興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連者數月男女
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
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餒橐攻城
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
人之道數術而起與聖人爲政特無此不聖
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
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
也

節用中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

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
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廢歿二十而不卷世
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
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
羣百工輪車韋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
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
止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
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
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恢異物何以知其然古
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

印備善
曰在修
如古

所出入莫不賓服建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
載不重飲於土增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
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
之法曰冬服紺緇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
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
弗為古者聖王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
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
而不拆此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利動則
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
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

利也古也。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
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止者三公諸侯
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
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
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
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
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
慮之。以為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建夏下潤
濕。上重。祗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為宮室。而利
然。則為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

勞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而其中蠲
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
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五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十三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
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
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

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三務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天下為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為天下度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

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為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夫為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

不可不勸也。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
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
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非
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
也。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
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
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此非仁非義非
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
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且
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國家百姓之

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衾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挺壺，濫人劍羽旄，茵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

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
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
哭泣不秩聲翁纒經垂涕處倚廬寢苦枕由
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飢薄衣而為寒使面目
陷隕顏色顰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
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
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
公大夫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
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
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

第五

十五

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獲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以求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

矣使面目陷隕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不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

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

若道使為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為下者
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
行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為人弟
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為
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
矣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
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
則無食也內續矣吾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
也是故盜賊眾而治者寡先眾盜賊而寡治
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覆而母負已也治

沛五

十六

內續矣

三

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并兼為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者攻者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者攻之今惟母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

苟寡是城郭濶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
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
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
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
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
染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
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
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
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
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

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哉故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龍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泥

而後哭滿塋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
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
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
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
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塋土地之深下毋
及泉上毋通臭既葬以餘壤其上壟若參
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
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
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

必大棺中棺革闔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
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
必捶埽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
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是故
子墨子曰鄉者吾本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
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
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
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
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
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

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
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
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
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
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
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
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
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
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韃沐之國者其長

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
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
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
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
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叟
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燠上謂之
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
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
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

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龍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俾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

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
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
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